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里乘 卷七

某公子 姑蘇玄妙觀，內有太歲祠，向供六十甲子神位。士女各按生年所屬，前往祈禱。每歲春首，祈禱愈眾，香煙煙溫，旦暮不絕。秦中某公子者，慧中秀外，素有璧人之譽。弱冠領解，人皆稱其才可問鼎，公子亦顧影自負。以喪偶求凰，擇選甚苛。會其父由侍御出任蘇松監司，隨侍游吳。嘗於春日至玄妙觀，見一女郎靚妝嫵媚，獨拜太歲；迫而視之，玉貌珊珊，蓋天人也。窺其所拜甲子，計年才十七，心戀神癡，遂屈膝跪諸裙角。拜雲則拜，就諦雙鉤，瘦不盈握，愛極忘形，不覺伏嗅其脛。女覺身後有人，回首驚見公子，秋波微睨，紅暈兩頰，毫無怒色。拜畢，又頻以目視公子，含笑登輿而去。公子益不自持，亟尾綴輿後，從行二里許，睨女郎下輿入室，默識其地，怏怏而歸。自幸奇遇，秘不敢遽告父母。潛托心腹友，就其地代訪氏族。友覆命，謂其室主人某叟，固是老儒，只二子，遠遊在外，家並無女郎。公子謂友代訪不實，頗懷怨恚。因自往前地，遍訊左右鄰舍，所答一如友所言，心甚訝之，以為白晝目所親睹，豈有差舛？坐是猶疑成疾，鎮日忽忽若失，眠食俱廢。延醫診治，百藥罔效。友人無可如何，密以致疾之由備告其父母。觀察公僅此一子，素極憐愛。商之夫人，亟召媒妁，遍為物色佳麗，意在求遂子意而速已其疾。公子聞之，太息謂友人曰：「我病殆不起矣！煩代稟二老人，不必妄費心力。」友人曰：「然則君將奈何？」公子歎曰：「我前日明明目睹，既無其人，非仙即魅。我魂已為攝去，行將訪彼於地下矣！又何必捨卻巫山而另求別岫之雲哉！」友曰：「若使巫山雲在，又將如何？」公子點首笑曰：「非此不可。」友人知其情不可奪，又以言備告其父母。因共籌商，折柬召某叟來從權計議。少選叟至，觀察公降階相迎。見其白髯垂胸，舉止不俗，心甚異之。談次，公笑問叟曰：「尊丈宅中，向日可否有妖？」叟拈髯笑曰：「老朽今年政七十矣。自高曾以來，居此宅者五世矣。愧非高明，倖免鬼瞰，公何所見而有妖也？」觀察不得已，以公子所見告之。且問：「尊丈可否有女？」叟曰：「老朽只有二子，餬口在外，家惟老妻督率兒婦作苦，並無一女。不然，如公子才望，方恐繫援不得也。」公曰：「豚兒謬荷獎飾。君為一方耆宿，聞見較廣，意中頗有淑女堪與豚兒妃匹者乎？」叟曰：「此非倉卒所可報命。無已，老朽有兩甥，頗不惡，公如不論門第，或可塞責。」公問：「令親何許人也？」叟曰：「妹夫樓某，攻媿的裔，以名諸生，曾中副本。無子，僅生二女，幼即教其讀書。妹夫去世，吾妹極其珍愛，欲擇快婿，相依以終。今兩甥長成，尚稱端麗，兼通翰墨。里黨譽之曰『前有三劉，後有二樓』，謂其不減孝綽三妹也。次甥近遭小恙，長甥曾寄老朽為女。容與吾妹商之，倘肯令其遠嫁，與公子差堪妃匹。」公問知年甫十九，少公子二歲，大喜。亟倩叟為道地，謂：「曾寄名君女，暫請易舅為翁，即就君宅親迎，以釋癡兒之疑。凡此權宜行事，煩寄語令妹，務求曲予成全。俟結褵後再作別議，無不惟命是聽。」叟為人亦甚通達，一一首肯而別。公乃使友風示公子曰：「頃尊公召君前所見之室主人至，幡然老叟，一鄉祭酒也。再三詢詰，乃知渠固有愛女，年已及笄，才貌兩絕，不肯字異地人，凡有問名，悉■鄰舍托詞以謝。尊公再三懇求，渠亦素慕君才望，允締婚媾。君聞之頗快意否？」公子冷笑曰：「君休相戲！天下豈有此快意事？」友正色申誓，以明無欺。公子忻然推枕起坐曰：「田舍奴，我豈妄哉！我謂其中必有曲折，今果然也。但未知何日委禽？」友謂：「俟君病癒。」公子亟披衣起立曰：「煩君代稟二老，我固無病。」友喜以語觀察。亟為聘娶之長甥，如議親迎成禮。兩情倍極歡洽。晨興，女坐床著履，公子欵枕視之，覺女新上鬟，較初見時尤為豐豔，情不自禁，戲捉女足曰：「小生初窺雙鉤，謂瘦不盈握，信然。」女訝曰：「妾及笄後，母教嚴，不輕出門。君從何處得見？」公子笑曰：「卿會打諢語！小生為卿一病幾死，卿真不知耶？」女益驚曰：「君言妾實不解。請明諭，以免疑悶。」公子笑曰：「卿真不知也耶？」遂歷歷笑述前事。女聞之，愀然歎曰：「若然，是君殺吾妹矣！奈何！」公子亟叩何故，女曰：「君固不知，叟非妾父，乃舅也。初舅向吾母議婚時，語多顛預，母殊不解。以素耳君名，勉強允諾。不料有如許委曲。」公子亟問：「究竟何謂我殺卿妹？」女歎曰：「君固不知，妾姊妹二人，幼相親愛。妹年十七，少妾二歲，嘗長枕大被，擁抱而臥，每談衷曲，願得一可共白首者同侍巾櫛，俾免骨肉乖違。前妹以生辰，奉母命往禱太歲，順道省視舅姪。歸，私謂妾言，廟中見一郎君，儀容蘊藉，多情人也。倘我姊妹得同事之，平生之願足矣。妾比讓：癡婢休得囁語！汝匆匆一面，何由知其多情？妹謂其人情見於面，尾綴輿後，直從舅氏之門，無情者能若是乎？姊如不信，數日必有好音。妾方笑其太癡。久之，音問杳然，吾妹失望，竟至成疾，眠食俱廢，醫治無效。其致疾之由，惟妾知之，不敢告母。前妾嫁君時與妹作別，並以好言寬慰。待囑君物色其人，不謂竟是老奴也。然則據君所言，謂非君殺吾妹而何？」公子聞言，如夢方醒。乃歎曰：「今而後我知之矣。大約家君恐小生疾不能起，故商之阿舅，換羽移宮，可謂彌縫甚巧。但卿年齒較所拜甲子差長，面貌較初見時微豐，且諦視頗無微過，不無少疑。然難弟難兄，亦何酷肖若此！」女曰：「妾姊妹面貌相肖，多疑孿生，即吾母有時亦幾誤認。今即若此，將焉置吾妹也？」公子笑揖女曰：「卿妹幾殺小生，賴卿救之；小生幾殺卿妹，亦非卿不能救之。二人之命，生死惟卿。脫卿妹不起，誓不獨生！卿其憐之。」女笑曰：「君亦無賴矣！容徐圖之，必有以報命。」公子笑謝之。亡何，女歸寧。見妹瘦如削玉，不勝詫惜。因私謂妹曰：「汝以姊夫為何如人也？」妹曰：「不知。」曰：「汝向所謂有情之郎君，即今之所謂姊夫者是也。」遂備述公子所言。妹聞之不禁神癡，移時乃曰：「嘻！信如姊言，竊為姊賀得人矣！姊如念疇昔之願，不以妹為不肖，願事姊以終身焉。不然，媵之可也。惟姊所命。」女泣慰之曰：「妹其善保玉體，姊特此歸寧，正為妹事。待商之老母，當無不諧。」妹揮淚以謝。既女見母，與敘述婿家瑣事。母問：「汝婿為何人若？」女曰：「婿為人溫文爾雅，讀書君子也。」母又問：「其兄弟幾何？」女歎曰：「翁姑以男丁單寡，行將為婿謀置簪室，冀多添孫，以昌大其後。」母聞之驚曰：「我固謂仕宦之家不可與為婚姻，正為此也。況男子得新棄舊，大抵皆然。果爾，則吾兒休矣。奈何！」女頻蹙曰：「兒日來亦正慮此事。昨籌得一策，未審母以為然否？」母問：「如何？」女曰：「母生兒姊妹二人，幼相親愛。假使妹他日又適遠地，姊妹作別，故難為情；即母依婿以終，在此在彼，究不免有所牽掛。兒愚以為與其妹歸他人，不如亦適兒婿。一則兒婿免滋別議；再則姊妹得以常聚，即生子亦無分畛域；三則迎母同居，婿分屬半子，二女同婿，則情逾一子。似此骨肉永得團聚，較為萬全。母以為何如？」母沉思良久，曰：「汝言亦似近理，未審汝妹抱病，於意云何？」女曰：「比視妹恙，謂已小愈，具告此意，渠重同懷情，亦甚樂從。」母曰：「既兒輩樂此，吾復何說？但須與婿斟酌盡善。稟明舅姑，毋使汝妹負屈，納采成禮，勿得草草。」女曰：「諾。」既歸，公子亟問所事如何，女搖手曰：「已遭阿母譙訶，事不諧矣。君休妄想！」公子聞之，悵然變色，垂首潛潛欲涕。女遽前以囉巾為拭其面曰：「君真志誠種也。妾與君戲耳，何遽若是？」爰為笑述母言。公子大悅，起揖女曰：「卿真一尊救苦觀世音也。他日卿妹來時，當以黃金鑄像，香花供奉，聊報玉成之德。」女笑曰：「君亦可謂善於將將。但願魚水偕老，毋忘冰人足矣。」越日，公子倩其友將此意告知父母。父母以愛憐子故，又嘉新婦之德，一如所議。擇日延媒召償，鼓吹迎其妹歸。初，公與夫人以一時行權，恐新婦來不當子意。既見其伉儷情篤，老懷頓慰。及見其妹，訝與新婦酷肖。後聞友人備述始末，心始恍然。然每值兩婦定省時，猶不辨其孰姊孰妹也。乃迎其母同居，公子事之，不啻所生焉。厥後，姊生二子一女，妹生三子一女，公子由詞館官至少宰，具表陳情，姊妹皆封夫人，並貤封及其母云。

里乘子曰：天下事有由死而復生，由拙而反巧者，此類是也。初，公子自幸奇遇，及一再訪之，而竟無其人，方疑見神見怪，病不能興，以為死灰決無復燃之理矣。及群出下策，權宜行事，冀釋其疑。是誠掩耳盜鈴，不可謂不拙也。迨至窮原竟委，剝蕉見心，始知姊妹花開，天然一色，於是因錯就錯，卒使英皇遂願，甥館偕歸。至是，拙者反巧，而死者亦因之俱生矣。此事吳人多能言之，每過太歲祠，輒嘖嘖稱道不置云。

雄黃彈

相傳雄黃得山川靈氣，三千年結成圓顆，光明滑澤，形類彈丸，俗名之曰「雄黃彈」。氣辛且馥，蚋螭觸之輒死。其大者如雞卵，小者如龍眼。愈大愈可寶貴，未易輕得。維揚有名妓楊少女者，名巽，二字巽巽，色藝冠其儔侶。年甫及笄，聲譽極隆，客非

具厚贄不見。楚北舒生，故世家子，容止甚都，才華豐蔚。以父執某公守揚州，為司書記。慕姬名，厚贄往見。鴛鴦導至曲房，令坐少待。久之，兩婢扶姬出。姬時小極新瘡，蓬首裹青綃帕，縞衣素裳，絕無修飾。而黑髮白肉，明眸皓齒，光彩倍覺照人。見生，展問邦族，彼此略一酬對，意甚相洽。日昃，生欲興辭，姬笑止之曰：「君去何太急也？如不嫌倉卒主人，即屈晚餐何如？」生喜出非望，亟答曰：「唯唯。」飯畢，姬命婢秉燭導生入己室。室中奩具之外，琴書圖畫，羅列滿案。生故善琴，取壁間琴解囊視之，朱弦玉軫，裝潢精潔，隨手挑撥，其聲清越異常。姬曰：「君亦解此耶？」生曰：「偶爾為之。此琴甚古，卿從何處得來？」姬曰：「此卞玉京物也。齏賣出兼金購以見貽。君不見腹有款識耶？」生視琴腹鐫隸書「四善」二字，下有行楷書銘曰：「風吹空桑，水聲浪浪。花天月明，心清意涼。」款署「乙酉春三月玉京道人」九字。生閱之，極為稱贊。謂：「卿蓄此，必是高手。請試一揮，願為洗耳。」姬曰：「久未弄此，今既遇賞音，不敢藏拙。倘有舛誤，乞賜指點。」乃高卷翠袖，輕舒玉腕，為譜《合歡》之詞，曰：「君何翩翩兮妾何娟娟？未見兮心相憐，既見兮心相歡。花合歡兮並蒂長眷，人合歡兮如意延年。皆大歡喜兮合人天，適所願兮永弗諼。」彈畢，笑曰：「弦澀手生，君其勿哂。」生擊節稱妙。見案有薛濤箋，走筆書一絕贈姬曰：「塵海茫茫幾賞音？玉人為譜白頭吟。多情惟有紅橋月，不照吹簫照鼓琴。」題畢，持示姬曰：「布鼓雷門，不值一笑。」姬微哂曰：「白頭吟三字甚好，未審可能成識。」生聽夜漏二下，欲起作別。姬低聲問：「君居停較牛奇章何如？」生會意曰：「小生有愧樊川，居停憐才，則較勝牛相。」姬面發赤，笑曰：「果爾，君何妨在此少敘。」生大喜，遂止弗去。人謂姬平日遇生客之風雅者，或陪一枰，或酬一畫，至厚者贈一詩，曾未有作歌而以琴譜之者，況一見留髡，尤為異數。妒生者心殊不平，使人潛語於太守。太守笑謝之曰：「君休饒舌，使太牢公笑我。」生聞而喜，述於姬，兩人同聲稱感。自是益無忌憚，夙夜必偕，殆有終焉之志。客來，姬概謝不見。媼以生為太守客，多不敢與校。亡何，太守內擢京卿。生戀姬，不肯偕行。而客囊垂罄，益不能厭媼所欲，平日妒生者又從而交謗於媼，媼益嫌之。生來，嘗拒不令與姬見。姬私謂生曰：「始君為太守客，凡事得恣所欲，媼嘗敢怒而不敢言。今已矣，平日妒君者皆欲報怨，媼日來顏色，君當窺之。脫不早見幾，且不免於禍。」因脫金纏臂一雙納生腕，又贈白金一鉅，趣令速去。且曰：「妾年方十八，君方二十有二。請待君三年，以補司勳之恨。爾時齒各未衰，為歡有日。以君才華門第，何患不出人頭地。尚其怒力進取，好自為之，莫怪妾此時太恕也。千萬珍重自愛。」生泣聽姬言，一語一首肯，不得已，揮淚而別。乃將白金略償宿逋，趁舟旋楚。比至漢皋，計距家僅百餘里，以無資賃車，又無僦從，襆被徒行。日暮失路，寄宿郵亭。跋涉勞頓，一偃仰便已熟睡。平明，見巨蟒僵死身旁，大驚，不知何故。俄頃，土人畢至，見生，訝問姓名，多有知者。群謂此蟒傷人甚多，方苦無計誅除，今忽就殲，君身有何寶物？生言無之。群不信，試展其被，見巾裏一物，大於雞卵。有識者曰：「此雄黃彈也。君有此至寶，豈不自知也耶？」先是，姬每於暑月，輒患蟲蟻，有漂水藥商贈姬此物，置諸枕畔，凡蠶蠹及蠅蚋蛰蚤之屬，果盡滅跡。生無事嘗取把玩，別時無意攜裹巾中。因識者見問，詭稱祖遺，向實不知何用。其人具言其實貴難得，群爭傳觀，咋舌稱異。爰共將死蟒剝皮割肉，刮鱗解骨，共得大小珠無算。其額上一珠大如魚目，遂以歸生。並各具酒食，延生至家，小住數日，以車送歸。生至家，喜老母無恙。問知妻已物故，不勝傷感。每憶姬約，誓不再娶。將所贈纏臂金變易，營負郭田數畝，養母讀書。明年，一戰捷於鄉，以母老，不願應禮闈試。又越兩年，計已逾約，於無人時，追憶墜歡，不禁潸焉出涕。轉念業已爽約，玉人或別有主，思維輾轉，已拚割愛。會有事過洞庭，猝遭暴風。適巡撫某公之任楚南，官艫勢在危急，某公見滿湖客舟漂覆殆盡，惟生舟安穩無恙，異之。亟命榜人杈依其旁，果亦轉危為安。命材官持刺召生至，敘及先世，固有世誼。因問生有何術，令舟無患，生殊茫然。公忽見生角巾上綴蟒珠，瞪視詫曰：「君從何處得定風珠？此誠希世之珍，無怪涉險不驚也。」生始恍然。因取以獻曰：「此珠先世所遺，不意竟能定風。公出入王命，此所必需，敢獻以備濟川之用，聊代羔雁。」公大喜。以生誼屬通家，且共患難，令夫人暨眾姬出見，並示以此珠之異。乃綺羅絜列，楊姬亦在其中。生與姬相視錯愕，不覺雙淚承睫。公評問何故，兩人踞陳巔末，公亟掖起，掀髯笑曰：「數有前定。老夫方愧無以報贈珠之惠，請效合浦還珠，用答嘉貺，何如？」生頓首謝，並叩數定之說。公謂：「前過揚州，聞姬通翰墨，以三千金為脫籍，將令司內記室。便禱諸露筋祠，默問後事，得第五籤云：『碧雲舒捲碧天晴，楊柳依依送客行。合浦還珠張樂地，公真一笑比河清。』」今味其詞，前二句明點兩姓，三句暗切洞庭，四句調侃老夫，謔而不虐。謂非數有前定耶！」生亦嘖嘖稱奇。公命人送生與姬過船，姬衣飾值數千金，盡令攜去，並饋金助妝。兩人叩謝公與夫人，感激涕零而別。初，生母聞洞庭大風，多遭水厄，甚切倚閭之望。今見子攜佳婦歸，大喜。生為母備述前事。乃出金益治田廬，且蓄僕婢，居然類素封。家母無事，與姬圍棋，或看姬作畫彈琴，甚歡，因謂生曰：「前我以無人侍奉，故不令汝遠離。茲得汝婦，事我甚孝。汝如再以我藉口不肯計偕，是戀汝婦，即為不孝。汝其奮志顯揚，以慰老懷。」生重違母命，是科捷南宮，觀政吏部。不數年，薦擢正郎，出守揚州，板輿迎養。舊地重來，凡向所媒孽者，悉置不校，口碑藉甚。姬受誥命，封恭人。每魚軒出，昔之儔侶俱側目竊視，交口稱羨。生常與姬話舊事，爰倩畫師寫《彈珠圖》，以志不忘所自。一時題詠甚夥，傳為美談。

里乘子曰：昔牛奇章、裴晉國二公，憐才重義，百世而下，聞其風者，無不津津樂道。乃舒生一生而兩遇其人，可謂盛矣。《彈珠圖》題詠甚夥，不知至今尚在人間否？杜司勳揚州夢後，得此足以補恨。

有外山王

明成祖文皇帝，既有天下，惡靖難諸忠，戮及十族，薄海疑懼，盜賊蠭起，帝竊患之。嘗密使爪士偵察四方，又手詔疆臣，隨時剿撫兼施，並許便宜行事，其英謀睿斷，多史冊所未載。兒時聞野老言，帝初定鼎燕京，山東巡撫某公入覲陛辭，帝賜畫一軸。某公旋任展視之，見所畫大海汪洋，重巒疊嶂，中有樓閣，即是宮殿。並無題詠款識。公朝夕思索畫意，忽然有悟。麾下游擊，短小精悍，素極機警。公召至，屏去左右，出另紙仿畫一幀授之，曰：「此中有綠林之豪，訪之最確。汝其為我生致之，宜密直速，功成不吝厚賞。不則勿歸也。」公令素嚴，某不敢辭，貿貿然袖畫歸，泣別妻子。至登萊，子身浮海，聽其所之。值颶風，漂舟次一山下，捨舟裹餼上山，欲窮其境。經旬，見前山樹木陰翳，中隱隱有樓閣，形勢與畫略肖。疾行十餘里至其處，見宮殿一所，巍然類王者居。門外白石鋪地，潔無纖塵。壯夫百數十人，超距擊刺，氣象雄猛。見某，叱問何來，內一人曰：「勿多言，第拘去請夫人處分。」遂以索反接其手，驅入四重門內，係諸簷梧。某惴惴不知何處，自分身死異域，即亦不畏。俄聞呵殿聲，傳言夫人升殿，命將某帶進問話。又入一重門，見大殿左右武夫數十人，皆躬擐甲冑，佩刀劍，屏息侍立。上坐一女子，年二十以來，珠冠繡袍，顏色姣豔。叱問：「何物姦宄，敢犯秘境！汝有幾首？不畏死耶！」某伏地泣陳身係客商，遭風覆舟，無意誤犯，罪該萬死。女子又問邦族，某謂晉產。女子喜曰：「我亦晉產，與汝有桑梓之誼，合是天意。」命左右釋其縛，並令更衣授食，「在此少住，俟主人翁來，籌送汝歸。」某頓首謝。左右導至客房，供給精美。惟見諸人行蹤詭秘，無從詰其端緒，時切猶疑，吉凶不能自決。一夜漏二下，將就枕，忽兩婢秉燭叩門，傳夫人命，召某入內室。見夫人頰蹙危坐，某屈膝欲拜，夫人急止之，並賜隅坐。夫人問曰：「汝知此為何地，此間主人翁為何人耶？」某對曰：「不知。」夫人曰：「主人某甲，固海盜之魁也。此山名有外山，人民多穴居，房舍甚少。物產豐饒，家給戶足，向無統屬。主人翁近以威脅之，令歲供賦稅。此山縱橫四萬餘里，主人宮室凡三十二處，每處或歲一二至，或間歲一至。主人初號有外山主，近號有外山王，其人孔武有力，日可行二千餘里；明能察遠，身不在此，此間事纖末俱知，即君此來，當已備悉。」因問某究為何事，質言勿隱。某窺夫人意不惡，遂以直告。夫人歎曰：「我家大同城內，父富有巨萬。以春日郊游，被主人飛劫至此。今年二十有七，已閱十一寒暑矣。他日君歸，能為寄語父母，感且沒齒。」某起立曰：「倘托夫人福庇，萬一生還，敢不如命！」夫人曰：「主人去此年餘，默計旦夕且至。汝見時須道其實。主人尚質，稍涉虛言，恐察及隱情，則齏粉矣。切記勿忘。」囑畢，仍命前婢送某歸寢。亡何，西南風大作，聞眾嘩言：「大王行且至矣。」蓋某甲制鐵甲一領，能避五兵，上綴鐵鈴一百八顆，名曰「鐵鈴甲」。每披甲順風凌空行，五十里即聞其聲，使人預知有備。鈴顆重一十二兩，摘鈴以擊人，百步之外，百不失一，亦絕技也。時天色微曛，新月東上。某伏暗地窺之，見鋪甃張幔，燦列燈燭，夫人華妝率眾環跽門外。但聞空際鈴聲瑯瑯，自遠漸近，約二刻許，一莽男子自空而下，紫面虬髯，目烏喙。脫去鐵甲，內著繡襦

襠，足著吉莫靴，仗劍昂然視眾，略一點首。夫人率眾環拜歡呼，擁簇入門。殿上鼓樂伶仃，肆筵設席。某甲上坐，夫人跽進三爵，起，坐左側侍飲。少選，庖人進蒸豚，甲拔佩劍，嚙切大嚼。徐問別後事，夫人唯唯以對。又問：「有遠人來未？」夫人謂：「某月日有某至此。」甲笑謂：「我固早料及之。」即命某來問話。某至，但長揖不跪。甲問：「汝居何官？」某憶夫人所囑，直答曰：「忝官游擊，殊不稱職。」又問：「汝來何為也？」曰：「巡撫某公慕大王威名，欲一望見顏色，故使末將為致殷情。」甲冷笑曰：「此燕藩之命，某公焉足知我？」某曰：「末將實奉某公令，不知其他。」甲曰：「汝膽亦非小弱，居然不遠而至。豈謂我劍不利耶？」某對曰：「某公將令素嚴，大王所知也。明知違令死，奉令而遠犯虎威亦死，等死也。違令其死速；奉令而乞憐於大王，倘憐末將之死，肯賜一行，以大王神威，行止可以自由，某公又將奈之何？且大王若去，某公方將結納之不暇，豈敢有他圖哉？果爾，則大王不過一舉趾，而末將即可因之不死。他日餘生，皆出大王之賜矣。惟大王憐之！」甲沈思久之，曰：「汝且退，容細思之。」某拜謝而出。甲亦罷席。越數月，某見甲曾不述及前事，亦不敢促迫，姑耐候之。一日，忽聞甲大宴賓客，為某祖餞，某竊自慶。頃之，使者來召，某喜，從而去。見甲冠服立阼階，某至，笑執其手，迎入大殿。殿中凡設數十席，所謂三十二夫人，及部下謀士武夫，濟濟畢集。甲一一指道姓名，某俱與為禮。中一席某坐客位，甲坐主位，餘席按班環坐。甲飛三巨觥謂某曰：「今日為君祖餞，須滿引勿辭。」某稱謝立飲，亦飛三巨觥相酬。甲飲訖，乃掀髯謂眾曰：「我忝據此山，十餘年矣。本期與爾曹共圖大事。今燕藩部署粗定，已洞悉我底蘊，我復何望？茲某巡撫使某來通殷情，是必燕藩之所指授。已許同某一行，我其不歸也矣。」夫人及眾聞之，皆掩面而泣。僉曰：「大王何出此言？以大王神威，即永據此山，亦可優游自適。何必以千金之軀，遠涉險阻也？」甲曰：「我意已決，業許之矣，爾曹毋得多言。惟與爾曹約：此去如某巡撫執禮甚恭則已，不然，我匝月必歸，再作別計，或未知鹿死誰手。如匝月不歸，諸夫人等俱聽自便，所有子女、玉帛，爾曹可瓜分之；或入海，或入山，各自為計，慎勿繫念瞻顧，徒自取苦也。」眾默默相視，不置一詞。俱飲不盡歡而散。越日，甲召某登舟，並戒眾勿送。比至舟中，則大同之夫人在焉。甲指謂某曰：「是與君同鄉，煩為寄語其父母，好為安置。渠所攜金珠玉寶，一生吃著不盡。」某姑漫應之。問甲共有幾子，甲謂：「諸夫人類生而不育，今有娠者尚八人，然我躬不閱，遑恤我後。君亦何必多問也？」某深歎其豁達。於是相與沿途共覽山川形勝，甲喟然歎曰：「實不相欺，我初據此山，聞燕藩抗命，屢欲興一旅之師，前往問罪。既思故主出亡，神器有主。一家之物，仍歸一家，天命有歸，豈人力所可爭哉！」及將至登萊，乃謂某曰：「計日達岸，煩君先馳報巡撫某公，須從我三事，可則行，否則止。」某請其說，則曰：「一、我登岸後，某公須率所屬文武，郊迎於五十里外；一、我此去即於巡撫署棲止，進署時我乘輿，某公騎馬作先導，洞開重門，由中道直入宅門；一、飲食務極豐腴，每日須擇好梨園演劇侑觴，所需犒賞，不得少吝。只此三事，可則行，否則止。」某曰：「諾。」達岸，即先馳報。尋覆命曰：「某公聞大王至，大喜，所約三事，無不惟命是聽。」進署後，某公果執禮甚恭，曲盡綢繆。甫匝月，甲忽謂某公曰：「聞諸公子甚佳，願請一見。」公即令六子出拜。甲一一相之曰：「某清貴，某方面，某民社，某部曹，某貳貳。惟四公子頭角崢嶸，勛業在公之上。」指所佩劍曰：「此出自吳大帝塚中，當日六劍之一，所謂『流星』者是也。當以相贈。」公為稱謝。甲笑謂四公子曰：「今夜與老夫抵足如何？」公笑曰：「童子何知，合當遣事長者。」是夕果使同寢。平明，甲起喚四公子曰：「為我謝而翁。吾事畢矣。」拔所佩劍曰：「請以相贈。」遂自剄而死。撒手以劍授公子，頭雖斷而身僵立不僕。四公子大駭，趨以告公。公喜，以禮殯殮之。具實入告，帝大喜，爵某公以國公；某游擊超擢總戎，並予伯爵。大同夫人以父母命歸某游擊，封夫人。後四公子由詞館出入將相，以征虜功封爵國公。餘公子所官，亦俱如甲言。

里乘子曰：昔永樂時，魚台妖婦唐賽兒謀逆，或借其事撰《女仙外史》。稗說謂為靖難諸臣雪憤，今證以野老所言，或亦有因。惟某甲能知天命，甘心伏劍，使一切篝火狐鳴、妄希非分者觀之，亦可爽然自失矣。

蔣柿姑

蔣柿姑，楚北士人也。幼失怙恃，育於孀孀。年及笄，美而慧。以針黹佐孀食用，相依為命。孀有子椒哥，少柿姑三歲，從塾師讀，晚歸，柿姑必課其日所業若何，意藉自求識字也。久之，竟能粗通文理，孀益愛之。媒灼議婚，高低多不就。里有某公子，素漁於色，偶見柿姑貌，豔之，冒托瓜葛親，時來相挑。柿姑窺其意，恒避不與相見。某計貧士女當可以利誘，憫孀他出，特華服而往。柿姑見某來，遽合其戶。某脫纏臂金自窗擲，謂柿姑曰：「卿視此物好否？」柿姑大怒，擲還罵曰：「汝卿誰？誰是汝卿！汝以此為好物，盍將去獻汝母，固不失為孝。不則給汝姊若妹。似此齷齪物，休污我肉也！」某知不可犯，拾取銜恨而去。孀歸，柿姑且哭且訴。孀性最烈，眾所敬畏，詰朝，登某之門，聲其罪而痛數之，某匿不敢出，鄰里再三緩頰乃已。某羞且忿，從此絕跡。孀有兄子幸生，少孤，母課之讀書。十六歲，母歿，遂廢讀。成人後意氣軒昂，性點而介。家徒四壁，自命甚高。嘗道拾遺金，坐待其人而歸之，聞者多哂其癡。會歲暮，有同學友鬻業於鄰翁，生居間書券。翁酬白金一流，以資潤筆。友固與生善，又另贈白金一流。生得金陡制袍服，竟體華美。獻歲，詣孀叩賀。孀訝曰：「幾時不見，何一旦光彩若此？得勿發義財耶？」蓋楚人謂掘窖為發義財也。生微笑，漫應之。孀益疑為真，固詰不已。生無奈何，曰：「何必窮究，後自知之。」孀曰：「是矣，愈秘之愈久昌也。」蓋楚人每掘窖，雖親友皆秘不肯告，向有「秘一年，富萬千；秘一代，富萬載」之說，故孀云然也。夜間，孀悄告柿姑：「幸生大發義財，且秘不肯語我，此事愈秘愈能昌，我亦不便窮究。惟渠年少，難保不無浪費。我見汝日長，尚未字人，時切憂慮。汝如肯嫁渠，佐治生產，一舉而兩善皆備。汝意云何？」柿姑面頰不語。孀又詰之，良久答曰：「如大人審得良確，兒無不惟命是聽。」孀喜曰：「我審之極確，復何多疑。」越日以告幸生，命即請冰速為訂盟。幸生辭曰：「此兒一生大事，家本寒素，何敢孟浪！」孀笑曰：「汝休狡獪！吾意已決。此後一切禮節，仍舊從儉，吾不汝苛也。」生迫於孀命，尋遣媒草草委禽，親迎而歸。柿姑至生家，見室罄蕭條，別無長物。偶叩生是否真髮義財，生但笑而不言。柿姑歎曰：「貧富，命也，妾亦不怨。男兒不讀書，究無長進。君果肯下帷，妾判勞十指，亦不至凍餒，君願之否？」生笑曰：「讀書是小生分內事，有何不願？但累卿十指，於心良不忍。卿無憂，小生自有治生法也。」柿姑以生言殊涉恍惚，恚曰：「若是，君果發有義財？秘他人何亦秘妻耶？」生笑曰：「至時自當相告。」他日生出，柿姑見後有小院，蓬蒿滿徑，試遍鋤之。果於牆角見甕口，再發之，白鏹累累然。大喜，仍覆以土。越日，生有急，將質物，柿姑笑曰：「君休矣。明明有財不用而質物，寧非偵耶？」生聞而驚。既而曰：「汝何知我有財耶？」柿姑笑曰：「汝秘不肯告我，而謂我終不知耶？」乃笑攜鋤，舉生裾至牆角掘之，甕口畢露，白鏹充牣，指讓生曰：「此何物也？而謂我不知耶？」生大喜，乃詭答曰：「既卿知之，亦復何秘？然置此終非長策，不如運而藏之為是。」柿姑笑曰：「然。」兩人竟夜運取，共計五千金有奇。柿姑謂：「得財但秘而不用，是守財奴也，復何益哉！」乃漸出金置備產業。不數年，良田夏屋，居然素封矣。初，某公子為柿姑所侮，心時銜恨；既聞嫁生，且暴發義財，益羨且妒。爰賄劇盜，指生為窩藏，以圖雪憤。時生果遵妻教讀書，已入邑庠。柿姑以秋闈伊邇，督攻舉業甚嚴。忽蒼頭喘汗來言，有縣役持簽到門，謂主人窩藏劇盜，立提候訊。生聞面色沮喪。柿姑讓之曰：「君豈真窩藏者耶？何懼法之甚也！」生曰：「奈何？」柿姑曰：「妾思此必仇人所嚇，斷非畏避可以了事。君第挺身赴公堂，侃侃辨論，堂上官未必果不分皂白。萬一憤憤，誰良誰莠，鄉里自有公論。妾當鳴眾紳衿，同上公詞辨冤。如一畏避，則假反成真，轉為仇人所笑也。」生聞，膽氣頓壯，立願赴邑辨白。柿姑乃自見來役，命之曰：「我家官人在家讀書，素安分守法。今為仇人所嚇，橫被盜誣，既蒙邑宰提訊，理合前去辨白。今將官人交汝，好為照拂，大錢十千，聊備不腆。俟無事回家，當另犒賞。如妄恣魚肉，九閭雖遙，勿謂我女流不能披髮上叩也。」初縣役所望甚奢，今見柿姑容光照人，且複語言剛決，料非善弱，只得唯唯聽命。生既至縣，暫寄囹圄，邑宰並不訊問。柿姑不時使人探視，待至十日，更不能耐。乃折柬遍招紳衿，肆筵設席。席罷，柿姑於屏後白所求，眾人彼此相視，默無一語。柿姑知眾無能為助，不禁浩然長歎，含淚歸房。乃自走筆具詞為夫辨冤。翌辰，遣僕齎呈邑宰。中有聯云：「將錯就錯，參乎幾誤殺人；以訛傳訛，回也豈真霸產。」宰見詞敦實，立提生面訊。既問：「汝同鄉有蔣九成上舍，曾識其人否？」生叩首對曰：「蔣上舍即生外舅。」宰改容起立曰：「上舍固吾師也。然則汝

妻即上舍之女，無怪立言得體也。」遂以柿姑所上之詞付生閱之。即日出生於獄。邑宰某公，固長白人，父官都統。柿姑之父少以諸生納粟太學，應試京兆，都統延課其子，即某公也，今由筆政授邑宰矣。柿姑襁褓失父，九歲失母，兒時彷彿聞母言「汝父曾在京授徒」，而不知即公也。生歸述公語，柿姑大喜，屬生衣冠往謝。公於師誼最為惓惓，越日枉駕答拜，並請見柿姑，問師身後事甚詳。聞柿姑終鮮兄弟，不勝歎息，並遺以錦段筆硯等物。臨行，柿姑謝且請曰：「寒家賴公袒蔭，倖免覆盆。顧平日與盜無仇，是必有人指使。尚求研究昭晰，幸甚！」公點首笑諾。歸署，果提盜研訊，初不肯吐，撈之，乃供稱為某公子所惑。公怒，飛簽提究。某大懼，詣生謝過，並求關白，願以千金為壽。生辭曰：「窩藏劇盜，罪名匪輕，誣人者應自坐之，復有何說！」某益懼，漸增至三千金。生入以問柿姑，柿姑笑曰：「破慳囊助君膏火，計亦得，質告公當無不諾。且冤宜解不宜結，怨者以德遇之，善莫大焉。顧小人多反覆，必先令彼輸金，而後為道地，乃萬全也。」生曰：「善。」出以告某，大喜稱謝。即日，果輦金以獻。生詣公，備告所以。公喜諾曰：「我方為君籌膏火資，而苦無法，若此甚善。」某倖免究，深感生德，前隙盡捐。自是，公常召生至署論文，夫人亦時與柿姑來往。公嘗問柿姑：「賢妹，前詞謂回也霸產，典出何書？」柿姑掩口笑曰：「妹子儉腹荒疏，以『參乎殺人』無對，因憶《聊齋志異》載有原壤控顏回一事，姑戲拈湊塞責。原屬一時急就，既擬用拾塵故事，將『霸產』改『盜食』二字，以業已繕好，懶再塗鴉，果為大方家所笑。」公贊曰：「《志異》雖小說，將來必傳。足見賢妹無書不窺。霸產二字較盜食為新鮮，不改何害！」柿姑感孀教養，迎其母子同居。後生成進士，官部曹；椒哥領鄉薦，官中翰；公由邑宰薦擢楚撫。彼此以通家之誼，休戚相關焉。

里乘子曰：幸生待還遺金，柿姑擲還纏臂金，一介一貞，的是天生嘉耦。義財必待柿姑掘發，天賞生之介，實天賞女之貞也。或謂孀為幸生所愚，不知生初固無愚孀之心，而孀忽啟疑團，迫成夫婦者，亦天使之，非生愚之也。顧生聞孀窮問，但含糊不辨是非，即此足見其點，固無足怪；惟睹柿姑掘財，猶詭答不肯質言，則點而近於詐矣，吾無取焉。若柿姑天性英爽，觀其斥責某公子與面命邑役之言，何等光照磊落！而破慳囊以助膏火，怨以德遇之，立論尤為諦當，真非尋常男子所能及！所謂「健婦持門戶，終勝一丈夫」者，非耶？得婦若此，即不掘義財，吾決其家道必昌也。彼公子圖人，幾反自坐，輸金獲免，猶屬幸事。禍人轉以福人，射影含沙，徒勞心計，紈少年，當奉為股鑒。邑宰某公，惓惓不忘師誼，存心甚厚。其適然來宰斯土，意者亦彼蒼預為位置歟？不然，何其巧也？柿姑亦父名昭，幸生姓名，則予忘之矣。

活佛

江南某生，客游，艤舟江浒，登岸獨自遊覽。信步至一蘭若，闌其無人。見內殿壁板所畫山水人物甚工，以手摩挲，不覺巧觸其機，壁上門忽洞開。內有婦女數輩，正與髡奴擲倒為戲，瞥見生，叱問：「何人？」生大駭，急趨而出。僧徒三五人蹣跚馳追，將生挽回。生泣哀之曰：「乞師慈悲，恕我無知，誓不饒舌。」僧眾叱曰：「汝自尋死地，尚望生耶？」一僧曰：「扼之便。」一僧曰：「扼之不如烹之，較易滅跡。」生聞而竦軀，料不能脫，再三哀之曰：「小生冒犯，自知無再生理。求師慈悲，賜全要領，其功德勝於浮屠合尖矣。」一僧曰：「我佛慈悲，姑念無知，其言也哀。將來送活佛生天，我輩可藉漁利，較為得計。」僉曰：「善。」遂將生發剃淨，幽諸密室。飲以啗藥，日給淡食，不入粒鹽。百日，肌膚肥白如匏，且腰腳柔軟，不能行立。乃於郊外架木為高台，謂某日活佛肉身，跌坐壇上，涅槃示寂，藉火化以生天。舉國男婦聞之，扶老攜幼，不遠而來。皆香花頂禮，瞻拜祈禱，一唱百和，舞蹈若狂。郊外距邑城密邇，邑令某公，健吏也。耳其事，率乾役數人，微服自往觀察。見台高丈餘，一僧戴毗盧帽，面白皙如滿月，身披五色袈裟，趺足坐榻上，閉目淚涔下如雨。台下僧眾百數十人，各執魚鉞、鼓磬、笙簫、琴阮，旌旛羽蓋，循環旋繞，喃喃奉經禮懺。眾男女從其後，同宣佛號，一體膜拜。台前後左右置薪芻，間雜旃檀紙帛，高等邱陵。待時至舉火，送活佛生天。公謂：「活佛生天，復何流淚？豈尚有塵緣難割耶？」初固疑其妄，睹此益信。亟遣乾役馳白主僧，曰：「邑侯聞活佛生天，歡喜無量。親來拈香，論眾暫緩舉火。」僧眾素知公威嚴，不敢有違，亟含笑答曰：「邑主肯賜降臨，為我佛之光，僧等曷勝榮幸，理合敬候。」公亟反署，盛設儀仗而至。僧眾合掌前迎。公問：「活佛何在？」主僧笑指台上謂：「趺坐者即是活佛。」並詳述其平日清修高行。公嘖嘖稱歎，謂：「今日天刑，活佛生天，恐未能遽登極樂之界，暫請改期，何如？」主僧答稱：「此活佛自訂日期，未便擅改。」公笑曰：「活佛未曾留意憲書，下官忝主一邑，合為改正。明日天赦，生天最吉。請活佛在邑署暫住一夜，藉使署中細弱，得遂瞻拜。」主僧答稱：「活佛功行圓滿，即絕口不言，又肉體尊重，不便行動，礙難進署。」公笑稱：「我自 lawful。」乃命健兒數人，將活佛昇至署中。僧眾箝口相視，不敢阻止；又莫測公喜怒，殊切懸慮。活佛既至署中，公命安置內記室。夜半潛自研詰，見其涕淚交並，言動俱絕，心知有異。因問：「能作字否？」活佛點首。亟命將筆硯至。活佛胖軟，臂不能舉，惟以指蘸墨書紙上，歷敘顛末。公閱之大怒，命活佛安心，藥食調治，俟差愈，牒送回籍。翌旦，諭寺僧齊集台下，毋許擅離。又密牒騎尉、督營卒多人，乘僧等出後，圍寺窮搜，果獲婦女數人，所藏金珠衣物甚富。公至台下，僧眾請迎活佛，公笑曰：「活佛有命，請主僧替代生天。」主僧大懼，踣稱知罪求宥。公叱左右，將主僧縛擲台上。又指主謀助虐數人，謂當追配，亦命同縛擲台上，叱令舉火。火烈風猛，一轉瞬俱成灰燼。僧眾環視，面如死灰。觀者聞知其事，同聲稱快。公命將餘僧答責，諭令蓄髮歸農。其婦女各歸親屬。乃將寺改為義塾，即變易其金珠衣物，以資膏火云。

里乘子曰：髡奴托名三寶，無惡不作。茲以人命漁利，愈出愈奇。邑令某公請君入甕，以其道還治其人，較西門令鄴更為稱快。傳者逸其姓名，惜哉！

禮部書吏

明萬曆時，禮部書吏某，窮乏無以自存。時值歲暮，益難為計，聞術人李實中精星命，特袖例金往求推算。李細玩命箋，歎曰：「論尊造乃巨富之命，奈終身無一佳運，殊屬可惜。」某請其說，李曰：「命由舟也，運由風也。雖有巨艘，不遇順風，亦惟有膠擱淺渚，聽其腐朽焉而已。何足貴哉！」某聞李言，嗒然若失。久之，復請於李曰：「據先生言，巨富非所敢望。尚求細推，未審得免餓填溝壑否？」李又為掐指輪算，忽詫曰：「奇哉！奇哉！尊造以演禽之法測之，明年五月五日午時，當有昴日雞到宮，昴宿在十二地支屬酉，酉內藏金，金星透露。主有意外機緣，雖巨富可唾手而得，此巨艘遇風時也，君其識之。過此以往，則非鄙人所敢知矣。」某不敢再，酬以例金。李卻之曰：「此淺淺者，暫存尊處，俟所言果驗，當以千金酬我可也。」李笑曰：「諾。」既歸，憶李所言，疑信參半。乃瞬屆端陽，落莫較常尤甚。故事，每節必留一人在部聽差。其儕知某避債難以歸家，因共釀錢三百饋某，聊賁肴酒，在部伺應。某乃沽酒一瓶，置書架上，又出刀饌切羊脯，將備賞午。忽書架上兩鼠相鬥，將酒瓶觸翻墮地，砰然一聲，乃成粉碎。某停刀瞪視，頓憶術士所言，不禁喟然長歎曰：「承諸君高義，瓶酒且不能享，尚何望意外機緣哉！」比視架上，簿牘已被酒漬濕，恐係要件，急取翻閱，乃三年前琉球國冊立世子表也，以例表無甚關係，其心始定。因將瓶瓦拾拋院中，又取濕表，將就日中曝之。甫一掉頭，忽門外一人迎面而來，揖問某曰：「此是禮部，有書吏先生在此否？」某觀其人，係琉球國衣冠，默自驚訝。即拱手答曰：「小人便是書吏。未審有何見教？」其人笑曰：「下官乃琉球國使臣也。今為冊立世子一事，特求幹旋，望勿見拒。」某問：「如何？」使臣四顧無人，乃謂某曰：「三年前冊立世子，曾進表大國。不謂世子荒淫無道，頓失國人之望。頃我王與大臣會議，將廢而改立，以前已進表，不敢擅專。今特謀諸先生，如將前表抽還，俟改立既定，再行進表，泯去廢立之跡，較為得體。如事幸成，不吝重謝。」某聞使臣言，故為沈吟，良久乃答曰：「事關廢立，非同恒泛，不敢輕諾。然必以慎密為要，倘一洩漏，為害非淺。此地耳目甚多，不便商議。請約定翌辰於前門外酒館報命，何如？」使臣笑曰：「君言甚善，謹遵所約，萬勿失信，幸甚！」某送使臣去後，試測日影，恰是卓午，自知術士之言有驗。翌辰，前往酒館，使臣已在此久待。見某至，含笑相迎曰：「先生來何遲也？」某笑曰：「非敢來遲，但為君故，費煞經營。昨訪知此表為吾儕某甲所藏。某甲為人獷而貪，不足與謀，已施小策將此表賺出，一俟到手，即行奉獻。未審事成果何以犒小人也？」使臣笑曰：「如果事成，以三十萬金相酬，何如？」某曰：「三十萬金原不為菲，惟賀貴國廢暗立賢，兆民是賴，小人不為無功，敢請少益。」使臣笑伸五指謂曰：「君言是

也。事成，請以五十萬金為先生壽。先生好為圖之，愈速愈妙。」某笑曰：「諾。」遂訂三日獻表兌銀。果唾手而得巨富，其儕竟無一人預知其事者。某尋罷役歸鄉，潤屋買田，以財雄一方。乃延術士於家，以千金酬之。

肇慶府署五異

廣東肇慶府署中，異事有五：一、署有金磚二十四方，方各十餘斤，其色黝然而光，完好無少缺。或攜以妥幾榻，或疊以庋什物，均可。倘欲竊而藏之，則頭立痛，寒熱交作；還，即瘥。一、署後有枯樹一株，枝幹杈枒，禿無片葉，不知何代物也。土人言是張四姐搖錢樹。每新太守至，必具衣冠拜之，否則不吉。一、署堂皇前有破甕，大容數石，傳為鎮妖之物。新太守至，亦必拜之。一、署內有空屋一椽，封甚嚴。相傳宋時包孝肅守肇慶，日理陽事，夜理陰事，此名「覆陰堂」，其理陰事處也。太守來者，尤不敢不拜。一、堂皇有古井，上覆以石。言是孝肅治水怪於其下，人不敢啟視。舊有「包收陸放馬成潮」之謠，自來太守無姓陸與馬者。聞曾有陸姓捧檄來守此土，郡人大懼，紳耆聯名哀稟於上官，尋將陸太守調任他郡，否則一郡陸沉矣。此袁竹哇參軍起為予言者，其叔祖香亭先生曾守肇慶，故知之最詳。

鬼批縣尉煩

茹古香尚書茶，未達時，晝夜，偕同學友三人，在城外大橋避熱。三人者，後一為方伯，一為太守，其一則為縣尉也，其時皆布衣。同至橋上，見石欄杆上坐一女子，月色昏黃，面目不甚可辨，意其亦為避熱來者。諸公藉地而坐，上下千古，縱談甚歡。少焉，月至中天，較前皎潔，照見女子面色慘淡。群疑非人，少年選事，因議分立橋四隅，阻其去路，得以觀其變相，藉博一笑。夜色將闌，女子果起身，在橋上兩頭蹣跚，苦不得去。既而雞聲亂啼，女意益急，忽騰身起，以掌批縣尉煩罵曰：「汝不過一縣尉耳！亦欲與阿娘作梗耶？」其人略一側身，女子倏已不見。此周涑人刺史言者。古香尚書，其同鄉先達也。

里乘子曰：鬼能預知人爵秩，大奇。豈以諸公之中惟縣尉官階較卑，氣餒亦較殺，擇其可欺者而欺之耶？吁！鬼之揶揄，亦何虐哉！

庚午神誅水怪

周涑人刺史又言，某年暑月，湖北木商運筏至九江關，忽江中一爪大於箕，抓其筏不能行。後筏來者愈多，遂將江路梗塞。或謂木商是必獲罪江神，宜以少牢祀之。商從其言，刑牲釃血，釃酒祭禱，爪卒不釋。或又謂是必筏藏有妖。商不得已，折筏去木，甫六層，見中藏一蜴蜥，長五尺許，躍入江中，爪倏不見。俄頃，波浪大作，風雨雷電並至，怒濤掀簸，如萬馬奔騰，震耳駭心，舟人無不戰慄失色。忽霹靂一聲，一物死江乾，形類蜴蜥，長丈餘，其腹中裂，有篆書十一字云：「水怪為害，帝命庚午神誅之。」

金毛吼

周涑人刺史又言，道光初年，江蘇崇明縣鄉村，秋獲後，地中無故火起，延燒人家甚眾。其處舊有古塚。一日，風雨驟至，一物自塚中出，形如狻猊，竟體皆火，所過草木盡灰。空中數龍下與物鬥，雷電隨之，且鬥且走，入海而去，海水為之沸騰，經日始定。或曰：「此物即金毛吼也。」

蜘蛛怪

海州海中，有母子二蜘蛛，母大於箕，子大於釜，濱海居民皆見之。嘗秋日禾黍登場，積草隆然如山，小蛛戲以臀吹之，堆草亂飛，俄頃盡淨。道光八年五月十四日，暴雨如注，天大雷電以風，大木斯拔。海濱居民見大蛛起懸空中，五龍環繞，蛛故縮其足，伺龍將及身，足忽伸如勁弓反馳，龍即四散。蛛又縮足，龍又來，又如前怒伸，卒不能近其身。蛛又吐絲縛龍爪，膠不能開，賴火龍來燃其絲，爪乃不為所縛，相鬥逾時，仍入海而去。翌日，人拾所火斷絲，粗於臂，或盈丈，或盈尺，兩健兒持兩端而力挽之，竟不能斷。

驪媛卿

方伯融公子燕昭言，粵有驪媛卿者，明中葉時，於羅浮出家學道，今四百八十六歲。其子孫甚蕃衍，嘗至羅浮，叩請其祖回家一省祠宇。媛卿初不許，求之至再，乃首肯，遂以肩輿昇至宗祠。約炊許，即欲還山。子孫環拜請曰：「老祖宗既歸，何不少留？」媛卿讓之曰：「此間塵俗氣太重，那可久住！」子孫不得已，又命肩輿送其還山。行過市廛，人多見之，其身長如十三四歲童子，白髭垂胸，爪長數尺。甫出城，昇者覺肩上漸行漸輕，察之身漸縮小，未幾，才如初墮地之嬰，尋倏不見。輿中僅存瑪瑙瓶一具，以獻其子孫，寶之，以為宗器。

記海鹿門別駕少時事

海保，字鹿門，裔出自襄陽孟氏。先世忠顏公喬芳，以從龍勛，隸旗籍，累代有顯宦。君幼侍尊人，宦游三吳。容止玉立，風神恬定，讀書過目輒了。弱冠從李中耆先生兆洛游，極愛賞之。兼精騎射擊刺、拳勇超距諸藝。性喜任俠，負氣好義，見不平事，不惜以身殉之。姑蘇玄妙觀者，一郡遊觀之藪也，士女日集恒萬人。無賴惡少，見游女少具姿首，必環而尾之；甚至一人唱呵，萬聲響應，四方攢裡，將隻身婦女迫困重圍，姿意戲侮，手摩足弄，無所不至，既將巾履簪珥分劫攜去，名曰「打圈」。在婦女之寡廉鮮恥者，不以為辱，反以為榮，以為必己之色貌過人，方應斯選，且常誇述於人，自鳴得意；而少知自愛者，不幸遇此，亦不免羞憤欲絕。緣陋俗相沿既久，浸習成風，都人士視為慣常，恬不為怪。是以薦紳閭閻，有事至觀祈禱，必乘肩輿，從健僕左右護持之，非示誇也，實畏打圈耳。君少時嘗同人救一雛女，得免打圈之辱。其事甚快意，故為志之。先是，女郎偕一童遊觀中，猝遇眾無賴，窺其意不善，亟攜童踉蹌反走。眾眾磨綴要遮，女東亦東，女西亦西，評頭論足，肆口穢謔，涎視耽耽，不少寬縱，愈逼愈緊，醜態百出。女郎不堪其踴，宛轉嬌羞，氣急敗壞，倉皇四顧，正無計得以幸脫。適君同人至此，目擊其狀，義氣填膺，忿忿莫遏。慨然謂同人曰：「承平世宙，豈有人家弱息，而聽強暴公然肆虐於光天化日之下！我輩不救護，誰救護者！諸君其謂之何？倘激於義憤，惠然禦侮，抑暴扶良，僕不敏，願助一臂。」同人笑曰：「君又選事也耶？人家兒女，何預卿事？」君白眼爭曰：「誰家無兒女？奈何受狂且窘辱若此！諸君既忍心袖手，不肯向前，僕當獨身任之。」言訖，攘臂躍入人叢，橫身要截，厲聲叱曰：「止！鼠子不得無禮！」眾無賴正猖狂暢意，聞君言，怒答曰：「吾儕逢場作劇。若何人？敢敗乃公事！」彼此硬語牴牾。一人遽前，以掌摑君面，君佯身疾出腋下，反掌搏其背，復以趾踐之顛。一人踵而前，又顛之，連踉四五人，餘乃不敢繼進，始紛紛鳥獸散，女郎之圍以解。於時旁觀如堵牆，初以君文弱魯莽，恐難撓眾鋒，今幸君勝，歡聲雷動。咸色喜耳語，竊謂何處少年，重意氣作此快舉？嘖嘖稱道不置。同人從而慮之曰：「君但快心於一時，慳建義舉。然群兒潰竄，怒形於色，必號召以圖報復。倘眾寡不敵，奈何？」君曰：「實逼處此，詎容中餒！惟今之計，為德不可不卒，請與諸君約：毋短氣，毋貳心，當同衛送兩小歸。縱與若曹遇，共擊無不利。」僉曰：「諾。」蓋君所同來五人，皆好身手。中有陳叟者，素號「萬人敵」，年近七十，精神矍鑠，猶能手格虎豹。餘四人亦各矯捷有膽略。因詢知兩小固同懷姊弟，女郎年才及笄，含睇眇眇，意甚德君，告明居址。君領兩人作前導，女郎姊弟居中，陳叟率兩人殿後。行至飲馬橋，眾無賴果召集百數十人，執挺當路，決皆向君，欲得而甘心焉。陳叟鬚髯怒張，大聲囑君與四人：「弟擁其姊弟，從間道急行，勿卻顧。若曹來，有老夫在，當以老拳飽之。」君既送女郎至家，其父母審悉顛末，感涕稱謝，款洽甚殷。然勿遽問兩忘問姓氏，至今君不知其父母為某某，其父母究亦終不知君為何許人也。眾無賴見君等護送女郎去且速，又以陳叟獨作後勁，咄咄逼人，料非恒流，氣為之奪，竟不敢犯。君嘗笑謂人曰：「是役也，固兒時選事，但其時亦恃有陳叟在，吾故敢向前。假令爾時吾亦袖手，則陳叟不肯為力，女郎危矣。」其少時負氣好義，類如此。

里乘子曰：君從李中耆先生游，肆力於詩古文詞。向同在高淳營次，相得甚歡。丁巳冬，君攝事巴城，予特造訪。時當歲暮，風雪淒然，封篆無事。君素嗜酒，命童燃爐燒燭，手巨觥拈髭縱談往事，精悍之色，猶見眉宇。今闊別且有十餘年矣，每一憶及之，殊令人神往於蘇長公遇方山子時也。

紀夢

道光乙巳下，大興朱子澤刺史甘霖，攝靈璧縣事。遇予皖城，執手喜曰：「頃將之任靈璧，考邑志，其地實垓下舊壤。故有虞姬墓，歲久蕪圯，將事修治。碑文非燕許不辦，請以屬子。」予再遜而後諾。爰為駢文一首，郵寄刺史，勒諸貞珉。雖一時盛誇人口，然俳青儷白，體制較卑，尋亦不復記憶。越明年丙午，自金陵秋試歸，阻風烏江。時當八月下弦，孤篷岑寂，憑窗露眺，涼風浣襟，殘月窺幕，江天一色，蕩滌塵慮。心暢神爽，儼然欲寐。忽見一古裝美人，嫋嫋登舟，容彩照耀；後侍兩婢，亦復嫋美。予愕眙避席，不知所措。美人乃前斂衽曰：「妾與先生固有文字因緣，故涉嫌就教，休得驚怪。」予亟答拜曰：「一介賤生，伏處窮巷，不省何處得侍天人？所謂文字因緣，僣瞽莫解，請明諭其旨，以開愚竇。」美人笑曰：「妾乃西楚虞姬是也。前朱使君澤及枯骨，知碑文出自椽筆，崇論偉議，使妾讀之，千年幽憤，頓為一泄。昨同戚妹往東海壽上元夫人，過我王廟宮，順道一訊起居，將歸瑤池，稔知君舟楫此，特詣謝巨制耳。」予憬然遜曰：「仙姬貞情烈魄，愧咫尺聞膚見，不能掄揚萬一，辱掛齒頰，反增汗顏。」姬曰：「先生勿過搗謙，文信必傳，但承褒譽過情，未免感極生愧。妾尤喜敘次論斷，多與當年情事符合。方恨與君風馬懸隔，晤言無自，今既遭止，良夜正

長，願略將梗端為先生道之，可乎？」予曰：「幸甚。」爰敬展茵榻，肅姬上坐，再三固讓，抗禮就席。叩以當年情事，姬蹙然曰：「君所論楚漢之仁暴強弱，毫釐不謬。龍門作史，書以本紀，具有深心。惜我王婦人之仁，猶豫寡斷，當日若聽妾言，季何能為？」予曰：「奈何？」姬曰：「君固不知，鴻門之計，妾所與謀，不圖范玦空舉，莊劍無用。既縱季去，亞父患甚，急趣妾力爭於王，且援吳越已事相況，謂勾踐一去，夫差恐終不免。王故不樂妾干預軍政，比聞妾言，怒視叱曰：『誰噉而言？而婦人焉知大事！』君文所謂鴻門之計不行，烏江之禍已伏，恰中當時窳要，使妾至今思之，猶有遺憾。」予曰：「垓下之戰，何遽一敗塗地乃爾？仙姬當日身處其境，其何以堪？」姬喟然歎曰：「君言及此，只令人悲。彼日漢兵匝匝，薄暮小雨，黑雲如磐，妾待王帳中，方計秣馬厲兵，決一死戰。夜分忽聞楚歌四起，王拊髀垂涕，顧謂妾曰：『大事去矣！卿將若何？孤悔不聽卿言，致有今日。』妾泣慰王曰：『王但自愛，速自為計。妾荷王厚遇，自有以報，幸勿以妾為念。』王聞妾言，益悲不自勝，乃作垓下之歌，泣以付妾。妾知王意有所授，遂勉和其歌，掣所佩之劍，自剄於王前，以明無貳。」姬語至此，珠淚猶盈盈承睫，不勝悲哽。予亦為之歎歔。但見一侍者出淡紅綃帕，前為拭淚；一侍者執碧霞唾盂，前承其唾。予勸慰曰：「仙姬久歸仙籍，興念往事，只合當作他人成敗，聊供判斷，慎勿過事傷感，有損玉抱。況當日青鋒決絕，大節嶙然，較息媯、西施等輩，轉眼憐人，其薰蕕相去，何可以道里計哉！」姬歎息謝曰：「此是先生藻獎，然若曹所為，妾實羞之，寧死不願效也。」予曰：「不揣再有所請。未審仙姬當日毅然死別，後事猶能知悉否？」姬曰：「妾身雖死，魂固在王左右。王見妾已死，號慟失聲。恐人貽藉妾屍，命軍校裹以毳旃，昇座淺土，王乃獨騎決圍而走。」予曰：「王所乘駿馬，究竟何若？」姬曰：「駿乃神驥，日行千里。先三日前，前蹄忽蹶，王恨以為不祥。後所乘似驢實非。此亦天意，倘驢足不蹶，其涉水如平地，何至及烏江之難？王歌所謂『時不利兮驢不逝』，正謂此也。」予曰：「王歌激昂慷慨，仙姬和章，必能相敵。今所傳五言，恐是贗鼎。」姬曰：「妾歌倉卒失傳，正幸藉以藏拙。乃村儒必欲代彰其丑，妄為擬作，不知妾歌雖屬急就，固非五言，究亦不足囿大雅之聽。」予堅請賜教，姬乃誦曰：「愁雲黥墨兮風聲悲，楚歌四合兮中心淒。■王衣兮前致詞，大事已矣兮妾將安歸？妾安歸兮事已矣，願王保重兮妾為王死。」誦畢歎曰：「巴里卑音，聊抒哀緒，君其勿哂。」予側聆默識，深為歎服。二侍者便趣姬行，云恐戚妹久待。姬曰：「先生非外人，良覲匪易，況夜尚未闌，何妨小坐。」予叩七妹為誰，姬曰：「戚妹乃戚夫人，固非七妹。」予曰：「何不偕來？」曰：「以君文譏為人僇，故羞與相見。」予曰：「此乃呂后悍妒所致，史臣筆之於書，並非小生唐突。」姬曰：「固然。但渠素腴弱，妾亦不得相強。」予曰：「仙姬何獨與彼同行？」姬曰：「妾前身本王母第九女，渠乃阿母侍兒。既先後同嬰塵網，各歷一番苦趣，再返天曹，遂略除前分，齒以姊妹。」予曰：「仙姬此後曾再誕人世否？」曰：「上帝念妾無辜，應得為後，以贖前恨，曾一降世。」予問：「何朝？」曰：「在唐。」問：「為誰后？」姬羞不答。堅叩之，乃答曰：「武后。」予輒然曰：「武后生平所為，較仙姬判若兩人，曾自知否？」姬歎曰：「軟塵一踏，本性便迷，後果前因，茫無省憶。」予曰：「今天曹尚別有一武后否？」姬曰：「有之，替換托生，各為爾我，譬如樹之分植，一樹可分數樹，一身亦可分數身。即妾而論，妾自一人，阿母之九女又自一人，武后又自一人，顧各具一形，即各賦一性，亦由一樹所分枝葉，疏密斜整，終各不同耳。」予為首肯。因笑問曰：「武后為人，不類仙姬，卻略似呂后。未審仙姬在日，曾與呂后相見否？」姬笑曰：「豈惟相見，渠嘗留我王后宮，樂不思漢。妾鄙其為人，勸王縱之。」予笑曰：「得毋樛木盛德，有所難容？」姬曰：「非也。妾固能容渠，渠反不能容妾也。」予曰：「身後曾受赤眉之辱，信有之否？」姬曰：「此事固不足信。渠歿時齒已瀕衰，距新莽二百餘年，縱使朽骨如生，亦非昭妙。賊雖淫暴，夫復何圖？意者後人恨其所為，造作此言，以快道路傳聞之口，未可知也。但君文感歎漢事一段，可謂才人之筆，面面俱到。妾每循誦及此，輒復破涕為笑。」予謝不敢。因叩項王為人何若。姬曰：「平居燕私，雍容退讓，有類文士；一著甲冑，便起超可畏。」又問：「今王與仙姬皆返仙班，偶一晤對，尚憶及夙昔兒女之私否？」姬面發赤曰：「蛻脫人寰，孽緣盡割，偶一晤對，儼見大賓。倘少涉妄想，一經上帝覺察，又不知譴謫墮落幾重塵劫矣。」予深悔失言。因又問：「仙姬佳城，果否有定遠葬首之說？」姬曰：「否否。王初瘞妾之地，妾兄田安實知之。漢兵去後，即為遷葬今處。其時有一侍兒，亦死垓下之難，貌微肖妾，或誤為妾首，持以獻季，即今定遠所葬者是也。重以後人好為傳會，亦何足怪？」姬詞鋒雪雪，予甚心折。方欲再有所叩，忽聽村雞遙唱，侍兒又前相趣，姬乃興辭曰：「本願稍憩，藉罄積愆，緣人天境隔，且有戚妹相待，未便久稽。」爰解珮玉一方，持謂予曰：「此妾在日極所玩弄，珮諸窮■，葬時幸未遺失。今以貽先生，聊作潤筆。先生珍重。」言訖，率婢珊珊凌空而去。予木立神馳，正深怊怛，忽聞榜人相呼解纜，遽然驚寤，知為隱几而夢。然殘燈明滅，薌澤猶存，果於枕旁檢得一玉，長二寸，寬一寸有半，厚盈二米，其色堅潤潔白，上鍍藻火粉米等形，精緻絕倫，的是漢物，不知來自何處，洵可寶也。急援筆記之，以志夢中文字緣也。

附錄：重修虞姬墓碑